民族教育是守護原住民族集體生存與文化邊界的堡壘

原住民教育は原住民族の集団的存続と文化の境界を守る要塞

Indigenous Education Safeguarding the Collective Surviv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

伊萬．納威 Iwan Nawi（考試院考試委員）



原住民個人身分認定，歷經「標準」、「辦法」之行政命令，乃至於中央原民會成立以後，為因應原住民族社會變遷所衍生的認定問題，以「法律」位階明確規範「誰是原住民」，做為給付行政的依據，以保障原住民個人及集體之權益。

原住民個人身分認定，長期以來均依循「家族主義」和「姓氏繼嗣」之身分認定原則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然而，隨著原住民族社會變遷，原住民族的文化象徵及認同薄弱，致《原住民身分法》制定過程，兼顧血緣（家族）與認同主義原則，附加文化條件相連在一起，尤其面對原漢通婚比率逐年攀升，通婚子女取得原民身分，須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傳統名字，使其延續具象徵民族與家族的名字，具體表徵其身分認同，以維繫原住民身分的邊界。

維繫原住民身分邊界的挑戰與困境

惟自202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：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」及《原住民身分法》修正後，身分認定不再依循「從具原父或母之姓氏門檻」，僅採認「並列傳統名字」方式，即可取得身分。換言之，原漢通婚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，已無須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，僅以並列傳統名字，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。

而此項變革，看似為原漢通婚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及認同解套，卻是把原住民身分邊界推向模糊化的處境。原住民身分認定與最根本的「家族主義」和「姓氏繼嗣」脫鉤，對長期的家族認同，乃至於民族認同將影響深遠，原

住民族文化特徵也隨之稀釋，甚或消失的命運。由此觀之，憲判字第4號判決對於原住民身分的理解，欠缺對原住民族社會運作的基本概念與認知，致原住民身分邊界的模糊化，將使原住民族步入被同化及一般化的疑慮。僅採「並列傳統名字」而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意義又何在呢?

民族教育成爲維護與傳承原住民族文化之命脈

在身分認定條件鬆動與法律不具維繫身分堡壘之情況下，教育體系實施民族教育將是族人學生認識與深化民族知識、語言、歷史、科學及傳統文化傳承與認同的重要途徑。

從教育部與原民會於2025年12月24日所共同研訂〈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（2026年至2030年）〉所揭示「建構多元進路原住民族教育體系」、「深化民族教育」、「培育具完整民族教育素養的新一代民族教師」等核心目標，試圖從教育端建構民族教育體制、深化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並轉化為課程綱要與教材，以及量身培育民族師資等，逐步建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教育體系。而此政策將是守護原住民族集體生存與文化邊界新的堡壘。

讓族人學生走進部落與實作，家族與部落是民族教育最豐饒與理想的「教室」，也是深度體驗民族文化的場域。藉由互動過程完成自身家族或部落訪談並製成族譜、繪製家族或部落與土地環境空間之關係圖，深化其家族或部落的認知與認同。



藉由建構民族教育體制，深化並強化族人學生對於「家族認同」與「傳統名字」文化表徵等認知與認同，首先，與家族相關之內涵納入課程教材，從認識自身本民族與家族、傳統名字（命名制度）、部落開始，了解其社會制度與親屬稱謂及一脈相承的連結關係。同時，也使其認知原住民傳統名字是承載著自身與家族血緣，也是奠基於民族文化及認同的表徵，更是民族邊界的重要標誌，對個人、家族及民族，均有極深遠意義。藉此建立家族與部落史觀，以強化並凝聚家族與部落之認同。

其次，讓族人學生走進部落與實作，家族與部落是民族教育最豐饒與理想的「教室」，也是深度體驗民族文化的場域。藉由互動過程完成自身家族或部落訪談並製成族譜、繪製家族或部落與土地環境空間之關係圖，深化其家族或部落的認知與認同。再者，累積並建置以民族主體性知識（包含史觀、知識與價值觀），建立清晰的民族文化邊界與深厚的文化知能，以守護原住民族的集體生存與文化邊界。

建構以原住民族知識主體性的教育體制

從社會面觀之，深化「全民原教」，配合政府「回復原住民族傳統名字」等政策，透過各種管道建立網絡，提供全體國民認識並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機會，減少刻板印象與歧視，深化多元文化價值，營造友善與族群平等的台灣社會。

在民族教育方面，應建構以原住民族知識為主體的教育體制，培育具有民族文化知識、民族認同與使命感的新世代。尤其當原住民身分邊界日益模糊，民族教育更是必須正視的當務之急。

身為原住民族的一份子，原住民身分不應只是獲取資源的工具，而是承擔文化傳承的責任，成為名符其實的原住民balay（真正的）！◆